

象山先生全集

八

蘇子知

PDG

象山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二

拾遺

好學近乎知

聖人之言有若不待辯而明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
不辯者夫所謂智者是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
也夫其識之甚明而無所不知者不可以多得也然
識之不明豈無可以致明之道乎有所不知豈無可
以致知之道乎學也者是所以致明致知之道也向
也不明吾從而學之不已豈有不明者哉向也
不知吾從而學之不已豈有不知者哉學果可

以致明而致知則好學者可不謂之近智乎是所謂
不待辯而明者也然大道之不明斯人之陷溺古之
所謂學者後世莫之或知矣今自童子受一卷之書
亦可謂之學雖學農圃技巧之業亦不可不謂之學
人各隨其所欲能者而學之俗各隨其所漸誘者而
學之均之為學也雖其學之也有好有不好其好之
也有篤有不篤而當其篤好之也均之為好學也今
學農圃技巧之業者姑不論而如童子受書如射御
書數專為一藝者亦姑不論又如詭怪妖妄之人學
為欺世誣人之事者亦姑不論而世盖有人焉氣庸

質腐溺於鄙陋之俗習於庸猥之說膠於卑淺零亂之見而乃勉勉而學孜孜而問茫茫而思汲汲而行聞見愈雜智識愈迷東轅則恐背於西南轅則恐違於北執一則懼為通者所笑泛從則懼為專者所非進退無守彷徨失據是其好之愈篤而自病愈深若是而學若是而好者果可謂之近於智乎此所謂自後世言之則有不可不辯焉者也

學問求放心

舉天下從事於其間而莫知其說理無是也而至於有是是豈可以不論其故哉學問也者是舉天下之

所從事於其間者也然于其所以學問者而觀之則
汙雜茫昧駁乎無以議為也古者學問之道於是而
有莫知其說者矣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
為人而與禽獸草木異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
之求放心不啻如饑之於食渴之於飲焦之待救溺
之待援固其宜也學問之道蓋於是乎在下愚之人
忽視玩聽不為動心而其所謂學問者乃轉為浮文
緣飾之具甚至於假之以快其遂私縱欲之心扇之
以熾其傷善敗類之釅豈不甚可歎哉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誰為聽之不藐者

主忠信

人不可以無所主尤不可以主非其所主蓋人而無所主則悵悵然無所依歸將至於無所不為斯固有所不可也然至於主非其所主則念慮云為舉出於其心之所主方且陷溺於其中而自以為得雖有至言善道賢師良友亦無如之何則又不若無所主者之或能入於善也此夫子所以屢言之忠者何不欺之謂也信者何不妄之謂也人而不欺何往而非忠人而不妄何往而非信忠與信初非有二也特由其不欺於中而言之則名之以忠由其不妄於外而言

之則名之以信果且有忠而不信者乎果且有信而
不忠者乎名雖不同總其實而言之不過良心之存
誠實無偽斯可謂之忠信矣由是言之忠信之名聖
人初非外立其德以教天下盖皆人之所固有之心之
所同然者也然人之生也不能皆上智不惑氣質偏
弱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由是向之所謂忠信者流而放僻邪侈而不能以自
反矣當是時其心之所主無非物欲而已矣然則聖
人所欲導還其固有舍曰主忠信其何以哉是故為
人子而不主於忠信則無以事其親為人臣而不主

於忠信則無以事其君兄弟而不主於忠信則傷夫
婦而不主於忠信則乖朋友而不主於忠信則離視
聽言動非忠信則不能以中理出處語默非忠信則
不能以合宜凡文辭之學與夫禮樂射御書數之藝
此皆古之聖賢所以居敬養和周事致用備其道全
其美者一不出於忠信則雖或能之亦適所以崇姦
而長僞況其餘乎嗚呼忠信之於人亦大矣欲有所
主捨是其可乎故夫子兩以告門人弟子而子張之
問崇德亦以是告之至於贊易則又以為忠信所以
進德也誠以忠信之於人如木之有本非是則無以

為木也如水之有源非是則無以為水也人而不忠
信果何以為人乎哉鸚鵡鸚鵡能人之言猩猩猿狙
能人之技人而不忠信何以異於禽獸者乎嗚呼學
者能審其所主則亦庶幾乎其可矣國以君為主則
一國之事莫不由君而出軍以將為主則一軍之事
莫不由將而出家以長為主則一家之事莫不由長
而出人能以忠信為主則念慮云為舉一身之事莫
不由忠信而出然而不能進於聖賢者吾未之信也
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大小不必齊也至於趨向

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
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
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
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
甚矣趋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
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
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
於言語見之於施為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
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
趋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遊處之間聲薰氣

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人不可以無耻

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不知吾之所當貴而謂之有耻焉者吾恐其所謂耻者非所當耻矣夫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而或至於戕賊陷溺顛迷於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可耻者亦孰甚於此哉不知乎此則其愧耻之心將有移於物欲得喪之間者矣然則其所以用其耻者不亦悖乎由君子

觀之乃所謂無耻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又

不善之不可為非有所甚難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
至於甘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無耻也夫人之患莫
大乎無耻人而無耻果何以為人哉今夫言之無常
行之不軌既已昭著乃反睢睢揚揚飽食煖衣安行
而自得畧無愧怍之意吾不知其與鱗毛羽鬣山棲
水育牢居野牧者何以異也人而至此果何以為人
乎哉鈞是人也而至於有為聖為賢者獨何為而能
然哉人之無耻者蓋亦於是而少致其思乎人不可

以無耻以此

思則得之

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焉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舍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矣

君子喻於義

非其所志而責其習不可也非其所習而責其喻不可也義也者人之所固有也果人之所固有則夫人而喻焉可也然而喻之者少則是必有以奪之而所

志所習之不在乎此也孰利於吾身孰利於吾家自
聲色貨利至於名位祿秩苟有可致者莫不營營而
圖之汲汲而取之夫如是求其喻於義得乎君子則
不然彼常人之所志一毫不入於其心念慮之所存
講切之所及唯其義而已夫如是則亦安得而不喻
乎此哉然則君子之所以喻於義者亦其所志所習
之在是焉而已耳

求則得之

良心之在人雖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盡亡也
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絕於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

其自棄而不之求耳誠能反而求之則是非美惡將有所甚明而好惡趨舍將有不待強而自決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為而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決江疏河而赴諸海夫孰得而禦之此無他所求者在我則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則得之孟子所以言也

里仁為美

自為之不若與人為之與少為之不若與衆為之此不易之理也仁人心也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者固人之所自為者也然吾之獨仁不若與人焉而共進乎仁與一二人焉而共進乎

仁孰若與衆人而共進乎仁與衆人焉共進乎仁則其浸灌薰陶之厚規切磨礪之益吾知其與獨為之者大不侔矣故一人之仁不若一家之仁之為美一家之仁不若隣焉皆仁之為美其隣之仁不若里焉皆仁之為美也里仁為美夫子之言豈一人之言哉則以學文

欲明夫理者不可以無其本本之不立而能以明夫理者吾未之見也宇宙之間典常之昭然倫類之燦然果何適而無其理也學者之為學固所以明是理也然其疇昔之日閨門之內所以慕望期嚮服習踐

行者蓋泯然乎天理之萌蘖而物欲之蔽實豪據乎其中而為之主則其所以為學之本者固已歷矣然而方且汲汲於明理吾不知所謂理者果可以如是而明之乎苟惟得之於天者未始泯滅而所以為學之本者見諸日用而足以怙乎人則雖其統紀條目之未詳自可以切磋窮究次第而講明之而是理亦且與吾相契而渙然釋怡然順者將不勝其衆矣則以學文夫子所以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知所可畏而後能致力於中知所可必而後能收效